



愛日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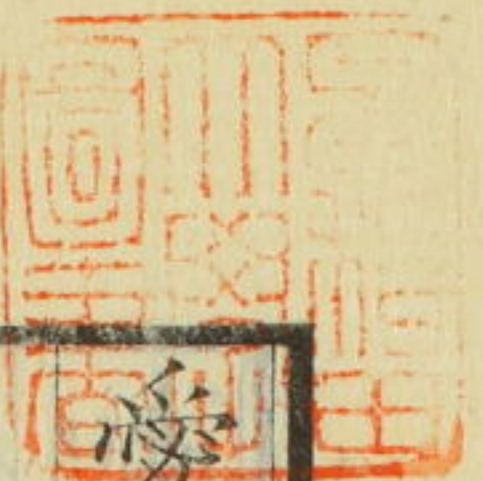
二

愛日樓
13
56

~ 16
2618
2



16
2618
2



愛日樓文二

李泌論

惟天下俊傑之士。能知俊傑之士。既知之。宜推而薦之。共成天下之務。而其或不能然者。蓋以其勢有所相較而不相容也。當唐德宗時。俊傑之士。吾得三人焉。李鄴侯。泌。陸宣公。贛。顏魯公。真卿。是也。幸而出並其世。立同其朝。使夫三人而同心而相匡翊者。將負觀之治。不足復也。其夙見任用。莫如李泌焉。以泌之明智。豈不知二公之可用乎。然其



愛日樓文二

論

一

所舉幾人而未嘗一言及於二公。淮西李希烈反。德宗遣真卿宣慰。而希烈拘之。汜二年而不得還。幸其不死者。以其忠誠之節。足以感動人也。及德宗誅希烈之子。而真卿之死期至。夫殺人之子。而幸其父之能不怒不讎者。五尺童子且知不可。而泌曾謂不然乎。陸贄居翰林十餘年。忠言深計。無所不至。德宗問相於泌。泌不薦贄。而薦竇參。彼參何人也。儉薄嗜利之小人也。而泌曾謂贄之賢不如參乎。由是觀之。泌之於二公。殆乎相較而不相

容也。不然。何其不知人之至於此乎。吾觀泌之相德宗。固儲位。復府兵。抑藩鎮。屈夷虜。其功亦不細矣。惜乎不能聚衆腋。以作千金之裘。而欲任一木以支大厦之墜。宜其止於此而不進也。夫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嚮使泌能薦二公者。二公之功不在二公。而在於泌矣。顧其功不滋大乎。方希烈之拘真卿也。我質其子。以要希烈。遣使曰。能還真卿。汝子生。不然。死。則希烈必還真卿。真卿還而希烈不足滅矣。泌豈不慮及此。而愆然不救。蓋

泌幸之也。譖贄而黜之者誰也。非參乎。薦參者誰也。非泌乎。參不薦贄不黜。蓋泌快之也。夫使二公之用。而其功乃在於泌矣。則二公之不用。而其咎將誰任之哉。吾故曰。殺真卿者非希烈也。黜贄者非參也。彼泌者烏得辭其責哉。晉趙穿弑其君。春秋書曰。趙盾弑之。古之爲律者。知情藏匿。其罪同於賊。乃泌者猶以爲是律之所必赦。而春秋之所必不誅。邪。何其不自審之甚也。魏徵之相太宗。直言極諫。或過激切。泌則委曲從容。緩頰而喻之。雖

其有剛柔之不同。而皆能使其君聽從之。則一也。然則貞元之治。宜復於貞觀。而其終乎不然者。徵知薦衆賢。而泌有二公。而不能用故也。嗚呼。後之爲泌者。其亦識所鑒哉。

孔孟論管仲異同論

從來論人。折衷諸聖人賢人之言。而後能無差謬也。已。聖人曰。某人爲某事。是也。某人爲某事。非也。賢人曰。聖人之是某事。以此也。聖人之非某事。以此也。然後其論乃定。嗚呼。不有聖賢者。夫誰能使

人斷其是非。決然無惑乎重輕毫釐之際也。而聖賢之論。有時乎不同者。則吾將誰適從。聖人人倫之至也。賢其次也。寧違賢而從聖邪。其違賢而從聖者。是重聖之名而不敢違之。輕賢之稱而不究其實也。若此而能無差謬乎。故於聖賢之論。不同者。則應不肯以重聖輕賢而爲違從。必求其所以不同之故。究之而後已。或考之所處之地。或參之所遭之時。或即言而繹其意。或離言而求其志。其初所疑以爲異者。終歸於同。然後爲得也。吾嘗

疑孔孟論管仲之不同也。久矣。孔子之言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如其仁。與管仲而及桓公。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蓋其與之也至矣。孟子舉曾西之言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鄙管仲而及桓公。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蓋其鄙之也甚矣。夫孟子之於孔子。平生不惟不敢間然。而又推以爲所私淑而願學焉。則其旨固當決無異同矣。而今其不同若此。此可以不深究其故乎。因取

孟子之書反覆讀之。至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而後始若得其說者。夫言行一也。君子之行。以地而異者。既多有之。則其言也。不有亦以地而異者乎。當孔子之時。雖周室已衰。而天下猶知有王道。自子路子貢之徒。皆鄙霸術。而其視管仲也卑。故孔子與其功而進之。孟子之時。天下惟知有桓文。而不復知有王道。雖公孫丑萬章之徒。猶慕霸術。而其視管仲也高。故孟子鄙其志而退之。而管仲所處則未始不自如也。今夫一尋之木。有一人焉。

刻其三尺而謂之中也。則我將曰。求乎中卑也。而進之。又有一人焉。刻其五尺而謂之中也。則我將曰。求乎中高也。而退之。夫其一退之一進之。期乎中焉而已。何以異於此哉。假使孟子居於孔子之地。則其言未必不如孔子。而孔子居於孟子之地。則亦必同乎孟子之言矣。所謂易地皆然者。歟。况乎孔子所與在於功。而不在於志。孟子所鄙在於志。而不在於功。則其旨固已歸於一也。抑又孔子不曰管仲之器小哉乎。孟子不曰桓公之於管仲。

學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乎。則孔子未嘗專與管仲。而孟子亦未嘗偏鄙管仲也。而又奚疑哉。夫如是而後其初之疑於不同。未始不歸於同。而聖人賢人之言。若合符節也。夫若揭日月而並行也。夫

弟子門人非二辯

歐陽修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此則舉漢代稱謂耳。非謂古皆如是也。明儒郎瑛誤以爲古者弟子門人自有別矣。乃舉史記稱七十二弟子

傳爲證。余雖知其誤。而稱謂異同。固屬瑣末。可不必辯者。則姑舍之。迨得朱彝尊曝書亭集讀之。則亦承郎瑛之說。作孔子弟子考。孔子門人考。以示其有別也。而其誤轉深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吾其可遂舍而不辯哉。彝尊引論語。顏淵死。門人厚葬。子出。門人問。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諸節爲證。余則以爲此皆孔門弟子。不必謂轉相傳授者以迂其解也。然昔儒亦既有以此爲顏曾子路之弟子者。則是猶可傳會焉。其餘有不可傳會

者不必遠求諸百氏。而仍近在論語。孟子戴記諸篇。試舉之。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則何以惟門人惑。而弟子不惑。邪。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則夫子亦何以不先語弟子。而遽語門人。邪。何其門人之親。而弟子之踈也。若曰。適有此事。則門人亦親受業者矣。非轉相傳授者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則經文明明。曰。子夏之門人矣。若謂是受業於子夏之弟子者。非親炙於子夏者也。則子張何以得曰。子夏云何。

乎。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則七十子爲夫子心喪三年者也。師。父道也。故心喪亦三年矣。若在轉相傳授者。則祖父行也。天下寧有服祖父三年者哉。又如檀弓所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孔子先反。門人後。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孔子與門人立。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則門人之爲弟子。歷然明白如此。其他証左之在於古書者。亦不勝枚舉。而彝尊曾不考及之。何其粗繆之甚邪。彝尊又曰。觀洪氏隸

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則欲假此以曲護己說。而其過亦益不可掩者。何也。東漢諸碑之為東漢語。固勿怪。而東漢之語。安見其皆為古書之語乎。若止舉漢代稱謂而已。則范史賈逵傳。亦既析弟子。門人為二。而讀史者皆能知之。不必待證於隸釋隸續。而後始白也。若或在東漢人。亦謂方今稱謂。與古書無同異。則漢註內。豈不一見其意邪。今檢包咸註論語曰。同門為朋。鄭玄註周官曰。同師曰朋。則同門

即同師矣。班固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之語。當時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則弟子門人亦互言之矣。夫包咸鄭玄班固皆東漢人也。而其言若此。可見其於經解。並不用當時稱謂者矣。乃今欲起瀾平地。以陷居民。吾不知其果何心也。郎瑛淺陋。無足責者。彝尊則多學人也。而其粗繆如是。後之學者。將必有不勝其惑者矣。余故詳辯之。使學者因以有考焉。

朱子不疑古文尚書辯

尚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者。伏勝所傳二十八篇。以漢隸書者是也。漢初早立於學官。兩漢至晉。儒者皆用其經。至永嘉之亂。燬於一炬。今無有也。古文者。孔壁所出五十八篇。原以科斗字書。今所存者是也。雖與伏書先後出於漢初。而以其爲古文。字人不能讀之。武帝命孔安國爲之傳。安國以伏書校之。傳成。欲上之。會巫蠱事起。不果。然而其經既藏在書府。而其傳存之私家。當時司馬遷亦從問。但以其不立於學。不能公布於世。兩漢儒者罕

見之。而其遞傳以至於晉。梅賾則亦歷有師授。無斷絕矣。及今文亡。而古文始顯於世。東晉至宋朝。野並遵用之。未有容異議於其間者也。獨自吳棫始疑之。曰。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而元吳澄則亦就古文中。鈔錄篇名在伏書者二十八篇。號曰今文經。盡廢其餘。曰。增多孔書。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不類秦漢以前之文。明儒亦有受其詿誤者。梅鷟作尚書譜。歸有光作叙錄。羅敦

仁作是正。郝敬作辨解，並皆排擊古文，悍然無顧忌。至清閻若璩，則又有甚焉。采摭兩吳已下諸儒之說，加以己見，作古文疏證十卷，羅織益巧，鍛成一大冤獄。於是同時毛奇齡起而救之，振獨力而破群議，特著古文冤詞八卷，縱橫辯論，不遺餘力。一能雪古文之冤，其功益為不細矣。至近時江聲、王鳴盛，亦各有撰著，雖如別闕一途，而其實不過承若璩緒論，少變面目，不足辯者。今閻毛二家之書，具存於世，并取讀之，其真是真，非人自能辨之。

矣。但余有一欲言而不可言者。吳澄以下，並援朱子以為己黨，而毛氏雖為古文雪冤，而亦仍擯朱子以為黨魁。嗚呼！又何冤也。朱子未嘗疑古文也。余今試為辯之。凡諸儒所引朱子疑古文者，多見於朱子語類，而語類皆出於門人所記錄，或有雜以私意者。况乎說有早晚不一，則固當精擇而取舍之。果得以悉信之，為一定之論乎。朱書之成於晚年者，莫若四書章句集註。凡其說之合於此者，則庶乎為定論矣。因先自四書舉之中庸之序，叙道

統之傳有自來。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夫其所謂三言者。非禹謨所載乎。禹謨古文也。若以爲僞作。則豈可以此爲道學統承之證乎。是其不疑古文。一可知也。論語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集解以云字爲句。包咸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而集註則曰書周書君陳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蓋其不以云字爲句者。以書無孝乎二字也。君陳古文也。若以爲僞作。則豈

可依據以爲之解乎。是其不疑古文。二可知也。孟子引書予不狎于不順。註曰太甲篇文。有攸不爲。臣註曰周書武成。天降下民。註曰周書泰誓。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夫太甲泰誓武成皆古文也。若以爲僞作。則本文所引。惟是逸書。應不斷其語的在何篇也。而註今明標篇目。且謂其文小異。依此解之者。何嘗見其有所疑也。凡宋儒經解。多斷於識。不泥於證。朱子爲尤然。如大學之有經傳。古人所未嘗言。而朱子始發之。然而於詩衛風

洪奧集傳引大學公然目曰大學傳其斷諸識者如此也。以此例之。朱子倘有疑於古文。則於孟子集註亦將有少見其意。而今乃不然。是其不疑古文。三可知也。及檢大全集。則大禹謨已有註。武成亦有考定次序於禹謨。人心道心條下。最三致意。與中庸序相表裏。其有所疑而能然乎。古書之有錯簡。蓋用竹簡時事也。故後世得考定而次序之。朱子果以武成爲東晉贗鼎。則東晉時書已用絹卷紙本。豈得有錯簡之疑哉。是其不疑古文。四可

知也。朱子於臨漳刊四經。尚書用五十八篇者。其跋亦載在文集。但跋中有言。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明清諸儒多援此語。今通前後熟讀之。其疑

專在大小序而於經則但論其艱澁平易而所謂不可知者併艱澁言之不獨謂其平易者也故於簡末則曰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云據此則朱子特取其平易者而已是其不疑古文五可知也蔡氏傳序曰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集傳本先生所命故

凡引師說不復識別真德秀亦曰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整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蔡氏據此則蔡傳率出於晚年之口授指畫而其經已全用古文每篇註古今文有無亦不過謹錄存佚而已蔡傳又附書序於卷末而其所辯論有據古文本文以疑小序者如以說命乃審厥象知序說之妄以泰誓十有三年見序說之誤蓋皆朱子之所指授非自爲說者是其不疑古文六可知也因復就語類求之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

暢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又曰。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讀。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又曰。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聲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皋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又曰。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又

曰。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又曰。看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得。亦要何用。又曰。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看書。且看他那分明底。其難曉者。且闕之。政使曉得。亦不濟事。今合此數說考之。如禹謨。虺誥。太甲說命者。先儒所謂古文可疑者也。而朱子則愛其明白平易。曰。推究玩索。曰。紬繹玩味。曰。細讀極好。如盤庚五誥者。先儒所謂今文可信者也。朱子則病其聲訛艱澁。曰。終

恐無益。曰：亦要何用。曰：亦不濟事。是其不疑古文。七可知也。夫朱子之不疑古文，歷歷有左證。如此之明白，而先儒之起異議者，欲假重於朱子，以暢己說，乃妄拾掇其疑似之言，與夫未定之說，以誣之。而毛氏亦不辯及之。反以朱子為魁首，豈非冤哉。蓋其疑似之言，先儒所援以為口實者，在於語類與臨漳四經跋文。而跋文前已辯之。所引語類曰：孔安國書是假書。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不曾見可疑之甚。又曰：數百年壁中之物安

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遽讀之，誠如疑古文者。及反覆以究之，而後知其不然。所謂假書者，假安國之傳，非假古文之經。所謂孔書東晉方出者，亦仍疑孔傳之晚出。所謂尤可疑者，不獨謂一字無訛之可異，而謂記得難讀之尤可疑也。其餘所引率屬未定之說，今不必一一辯之矣。抑夫余重論之，使尚書之有古今文，如孝經之古今文，兩存於世，則人各從其所好而取舍之可也。尚書則惟有見存古文經而已。伏

書已燬。徒傳篇名。寧容取舍之乎。兩漢人所引尚書。而今本不載者。徃徃有之。蓋皆係伏書中語。則知篇名雖同。而文句或有同異。有多少。正如孝經古今文然。先儒乃以古文中二十八篇者爲今文。以其餘爲僞書增多。是則鈔出古文原文以爲今文也。而果真今文也哉。又欲以艱澁平易分之。則其所謂今文。亦尚有難易之不同。如典謨禹貢甘誓湯誓金縢洪範無逸。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皆易通曉。不比夫盤庚諸誥之詰曲聱牙。則

今文豈可以艱澁概之乎。且凡書當問其有用何如。而取舍之。若徒愛其艱澁。而廢其平易。是則玩剝蝕弊壞之古物。而棄堅牢完固之用器也。庸詎可乎。必其有取於用器。則先儒所斥以爲僞書者。尤爲不可廢矣。大禹謨。咸有一德。治心之大訓也。廢之。而天下復有此邪。武成。周官。經世之弘謨也。廢之。而天下復有此邪。仲虺之誥。伊訓。太甲。說命。諸篇。其君臣之間。或贊揚。或諫戒。無非格言。至論廢之。而天下復有此邪。夫廢古文。而天下復有如

古文者出則可。今徧求之古籍中。竟絕無有若此書者。則如之何其可得廢乎。蓋夫四代聖賢。抉心剔髓。成謨訓。作誓命。施之一代。貽諸後世。其理致言語如此之精密而廣大也。而今幸完全不訛者。後之人固所當尤寶傳珍襲之不暇。而儒者乃不此之問。徒起疑於形迹之間。以寶玉爲瓦石。遂至於諾詈而擲棄之。則何其心之太昏蔽而事之極乖戾哉。是不可以緘默而止也。假令朱子之有所疑。而余則將墨守焉。况於朱子固未嘗有所疑也。

則余何爲不執羈縲以從其後乎。夫朱子大賢。天下之所取信也。古文之寃。雖既爲毛氏之所雪。而朱子之本意猶未白也。則後人或將有所疑惑。不決。復興獄訟。吾爲此懼。特詳考而備辯之。且附以平生所持論者如此。

故二城留守小出君墓誌銘

代

二城留守小出君卒。嗣子既克襄事。又狀其行實。寄余徵銘。案狀。君諱照方。小出氏。稱大助。考諱寬等。妣林氏。九世祖諱道秀。稱四郎。左衛門。世居參

河岡崎。慶長中。神祖訪求舊臣子孫。而道秀與
馬。大阪之役。爲騎士。屬前隊。至寬等得五男一女。
長即君也。君爲人慷慨。有經世志。擢司計吏。寬
政之初。朝布新政。賢良彙進。而貪官污吏。貶黜
殆盡。時承饑歉之後。積弊未革。都下姦商。詭巧射
利不貲。官乃命君等。更張市制。平準物價。姦黠
由是屏息。君建言。減省市井冗費。三分之。以其二
糴粟。新置倉廩於各處。儲備凶荒。事施行。民便之。
先是。五道郵驛。及助役鄉村。漸凋荒。而東北地方。

爲甚。至民有生子不能育者。君建議。上勸農足食
等十餘事。官嘉納之。迺命兼宰武藏。下總。下
野。內租入五萬石地。皆係日光山。遞驛。及助役地
方。君承命。即往。親巡視部內。深察利病。乃請發
官帑。且諭部內富者。輸幣稱貸。收息以給。駟傳。修
逆旅。賑貧不能存者。於是部民感悅。懷報効。因各
自立課。作鞋若索。得其直。盡輸諸官。以助之。恐
後君又徙。佃戶在越後者若干。各給屋廬農器。使
其墾治荒田。免租賦數歲。於是戶口漸繁。收入先

期民免逋責。部內稱治焉。事聞。以功進布衣。班授飛驒郡令。方其去舊部也。民慕德惠不已。遂相議爲立生祠於新田榆木兩驛。歲時祀之云。君至飛驒。則亦巡部內。視俗之美惡。察地之形勢。乃率先吏。昏新闢田二百餘頃。以授貧民。郡有赤田元義者。耆宿行敦。通曉經史。君引見。禮待加厚。使諸郎君及吏胥子弟就學。郡民亦承化。稍稍知嚮學。郡又有著姓曰武川久兵衛者。世管官材轉輸。一旦失利。產幾破。君惻然曰。渠亦郡之舊族。且有老

母在。豈忍使其與受凍餓。乃爲計畫指揮。諭郡之巨商。使聯其事。轉輸如故。其家遂得不亡。蓋君之處事。大率此類也。既而入爲二城留守。有志未及施行者。亦不少。君在仕途。凡五十七年。其居劇職者。十有餘年。簿書期會。應酬多端。晨夕不給。每聞雞鳴而後寢。未嘗見神倦力頓。至於茶然中廢也。以文政二年三月得病。以其四月二十五日捐館舍。享壽七十有七。葬都城西北牛籠蓮光寺內。子淺羽氏有婦。德子男三人。伯名寬如。稱四郎。嗣蔭

補西城書院番。選入內班。方嚮用。仲名幸。綽稱五六左衛門。出嗣竹內氏。仕爲扈從。番有器幹。叔名廣。胖稱新九郎。出嗣小笠原氏。仕爲西城扈從。番好學。女子一人。宦於西城。內廷銘曰。爽葉綿亘。天畜其慶。抑而不發。於君乎揚。遭遇盛際。被服寵光。何以爲報。施諸農政。心勞撫字。恤乎如傷。遺休垂祉。子姓咸良。

故周防守水野君墓誌銘

代

北条侯壹岐守水野君之世子鑑海君。以文化十

三年秋八月八日卒。其老井上富穀來曰。寡世子好學。行將有成。而今即世矣。寡君惜之。欲煩執事以銘諸墓。伴臣富穀具狀以請。余乃替狀曰。君諱忠篤。字子行。號鑑海。幼稱儼之進。以享和三年叙從五品。稱周防守。本姓毛利氏。故侍從。蒞侯諱治親第六子。迄齡十二。北条侯乞養。以爲嗣。因冒其姓。侯將以姪女配之。未婚。殤。後娶鯖江侯之女。亦先卒。又聘少將麿島侯女弟。約定。君則逝矣。君生於天明癸未。夏六月二十六日。享年蓋三十歲矣。

葬於城北傳通院之域從先壠也。君爲人恭謙未嘗疾言遽色。其事二尊也。色養備至。二尊亦愛之。視如己生。性無他嗜好。獨耽墳籍。鉛槧孜孜不倦。爇燭續晷。輒達雞曙。最喜涑水之史。終而復始。不知其幾巡。此其好學之概可見。而世子之職。自視膳問安之外。無復他事。其見諸施設者。猶將有待也。孰意一旦嬰劇疾。遽焉弗寤。豈不痛且惜哉。余嘗慨今之封侯。率長於豢養。狃於游惰。不知職分之所在。求其毅然立志。從事斯學者。厯厯如晨星。

也。凡天下之事。皆有學焉。射者則學射。御者則學御。而君人者。不學君人之道。夫不學其道而欲善其事。何以異於不學射而欲中。不學御而欲驅哉。乃今偶得好學如君者。而亦不果所期。此則重可痛也。夫然則侯之惜之。不獨爲私惜也。墓銘之請。余烏乎辭。其詞曰。殤乎亂者。惜也。而盍以未生之前。遣之邪。終乎耄者。惜也。而盍以數盡之後。遣之邪。其所乎壯者。惜之至也。將何以爲。思邪。事每乖於所期。而趨於所不期。命屬天定。數匪人爲。歿壽

一理後先同歸。君子當順受之而弗疑。則亦盍以命之必然者遣之邪。

故仁正寺侯夫人松浦氏碑銘

仁正寺侯喪先妣夫人之三月。錄其行狀。伴坦文。揭墓側。坦乃據狀曰。夫人松浦氏諱勝。故平戶城主肥前守松浦君諱誠信之女也。生母側室宮川氏。夫人年二十一來配。故仁正寺領主伊豆守市橋君諱長璉生一男五女。男即今侯。名長昭。任下總守。拜大衛帥。第二女適畠山君諱國壽。第四女

適松浦君名信好。離姻再嫁。能勢君名賴直。未適卒。餘皆夭。夫人訓子女嚴如父。聞政無玷。尤虔祀事。又儉而好施。遭凡單窶無倚者。至捐所有以賙之。孀居十七年。儉素愈堅。其所居頗庫陋。侯嘗請改作。夫人不可。曰。廣廈華屋。非未亡人之所宜。且吾久安之。不知其爲陋也。其節於已而豐於人。率此類云。以享和二年之夏。寢疾。一日召侯於牀下。告之曰。吾老病。恐非久於世者。今見汝成立。吾願已足矣。但有一語。汝奉先勿忽。追遠勿忘。譬如簷

滴珠珠相續。汝子孫亦若此。侯泣而唯之。嗚呼斯言也。遂成遺訓矣。以十月八日終於神田。賜邸距生寬保三年癸亥九月二十六日。得壽六十。浮屠氏追號曰水巖院太室壽生。夫人在日。造壽碣於谷中南泉寺後邱。以先侯葬於封地。不得合兆。故駢勒其追號焉。又撮其行實。別碑存之。坦辱知於侯十餘年。恒見其篤學致行。不愧前脩也。此不惟父訓師誘是由。而先夫人之教爲多。是則可銘。銘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維父之嚴。不少於世。母

而能嚴。罕覩其類也。况乎其虔祀事。儉而好施。亦婦德之懿也。宜其子成偉器。稱賢嗣於戲。誰謂非教之所使邪。

廣川井戶君墓銘

有鬱其阡。疇闕幽窆。鶴啄于梁。泉瀉于石。維澗之泚。蘆黃月白。畫邪真邪。君遺其跡。已矣碩人。于妥厥魄。是爲廣川井戶君之壙也。君襟度冲曠。外和内介。平生嗜在繪事。技極精。設色花鳥。得法於清人。沈銓爲多。晚年間用輕墨淺彩。殊爲逸品。山水

亦老硬有致。持縑素來丐者。不知幾十百人。而非
韻士名流。靳不肯作。是以聲價亦隆然。嘗名其園
曰黃蘆。鑿一沼。叢植蘆葦無數。名其室曰遯窩。多
儲書畫金石古器物。堆積左右。如窩然。每間居輒
入於其中。以臨撫賞鑑爲娛。鳥啼花落。欣然意會。
則又發諸縑素間。不復知其身之在仕途也。嗟夫。
今之士大夫。能不以奔競進取爲務。而恬退瀟灑。
從事雅尚如君者有幾人。則其所得奚獨畫而已
哉。君諱弘梁。字九如。井戶氏。廣川其號。本多君諱

成賢第三子。既長。螟於井戶氏。仕爲西城扈從。番
生於延享乙丑蒲節前一夕。終於享和壬戌瓜月
念二日。齡五十九。祔葬下谷法養蘭若先兆。旁妻
西松氏舉子。三璋二瓦。曹子弘勗。字汝明。有才能
詩。君之即世。汝明以刻字爲屬。乃作銘。又綴其狀
如斯。

古河教授鶴城恩田君墓碣銘

鶴城子歿矣。孤子大風以幣狀來請曰。吾先子之
葬事已襄矣。願子一言銘諸墓。余曰。銘墓重也。非

其人不可。顧余非其人。大風曰：子辱與吾先子游，又辱誨於雅也。子乃其人矣。敢以請。余曰：雖然，吾甚懼焉。大風愀然曰：是子使吾先子無傳於後。雅也，亦陷於不孝也。敢固以請。余於是不能辭也。乃爲之銘曰：猗嗟鶴城翁，邪身與道殉。道以身隆，高明柔克，誠之其功。慥慥君子，醉世惟忠。天曷憖遺邪？誰歟？矜式乎邦者，邪遂述其狀曰：君姓恩田氏，諱廷頌，字大雅，稱啓吾鶴城其號也。其先爲武藏人，系出於恩田八郎諱師重。後有託於天德寺佐

野侯者，侯國除，乃歸農，居佐野鄉，植野村。至曾祖晚山，起仕古河城主土井侯。晚山無男，養平山氏子爲嗣，以女配之。是爲關山。關山亦無男，養山田氏子爲嗣，以女配之。是爲用信。實君之考也。君幼聰慧，負氣，其與群兒嬉也，每有鬪鬪者，輒爲剖決其曲直，解喻甚悉。群兒乃服，人稱曰：兒中臯陶比齡十二三，自悔其矜傲，矯以恭遜，能湔去故習，如老成人云。後從平安原公瑤受學，立志勵精，以斯學爲己任。思達之施，爲年三十七，侯擢爲學職，君

之學務在實踐。不爲皦皦近名。又不好毀譽物。但
至於說經析理。則不敢以一武讓於人。君嘗語其
徒曰。闕里之學。千歲絕響。漢唐諸儒。僅得訓詁耳。
宋儒濂洛數子。始見道義。爲近之。然未精也。如近
世諸家。非啜漢唐之醜。則食宋儒之糟者矣。君子
之學。在於心身。其訓存於六經。能熟經文。驗之以
心身。淵微之理。躍如也。君又能文詩。長篇短章。信
筆即成。而其藁不欲示諸人。人亦莫之知也。每謂
其徒曰。詞藻末藝也。自有其人。我則遊戲焉耳。臨

終。又遺命大風曰。吾死之後。平生文詩。悉火之。其
敦於實行。而恥於華辭。蓋如此。君之生在元文四
年八月十二日。年六十六。以享和甲子正月。既望
終於江都邸舍。葬郭北駒籠天澤山。配大浦氏。育
三男二女。適子大風。名重雅。與余有舊。及其來徵
銘也。余謂之曰。吉人作善。天必有報。不於其身。必
於其子孫。如子之先君子。則宜大顯而未顯也。天
其或者欲抑諸前。而發諸後邪。子其勉之。終以昌
恩田氏。必在子矣。子其勉之。

不求翁墓銘

嗚呼。茲不求翁之墓邪。翁生於常。遷於總。終於武。得庚四十九歲。終身輒軻。但有子伯楸。則可謂之天幸已矣。翁性慷慨廉直。幼讀書於禪寺。既而學劍。及其壯。將挾所得以求售。遊於總之佐倉數年。去來江都亦數年。皆不諧。後絕意仕進。以終身焉。翁有巧思。工鐫刻。又工髹漆螺填。嘗有人謂曰。以子之技致富奚難。而徒以自苦邪。翁笑而不荅。自號不求翁。以見其志也。初翁聘小島氏。生一男一

女。女夭。男即伯楸。翁之去鄉也。託妻子於舅氏。訣其妻曰。吾今將干仕也。幸得志則友迎而母子不則不復還。待之十年不歸。乃他嫁可也。既而鴻魚杳然。其妻獨居操志。辛苦萬端。使伯楸就師學焉。躬紡績機織以給衣食。伯楸既十有六。請其母曰。吾父未識其所在。願入江都索之。母氏聽之。伯楸乃入都物色。閱十年而後得相覲。伯楸自六歲別於父。至此凡二十年。父子不相記面。吁。何其事之太艱也。乃僦居於城西。旦夕承其歡者。蓋五年矣。

至於文化庚午三月。翁得篤疾。百藥無效。遂不幸。伯楸哀毀過甚。厚掩之。在西谷宗福寺。嗚呼痛哉。翁諱郡房。字伯順。本多氏。生於寶曆十二年。姑洗朝。故於文化七年。林鐘十八。莫翁在佐倉時。納石原氏。又得角羈各一。伯楸來都之後。寓林司成家塾。而問業於余。及其丐墓文也。余盡然傷之。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不求翁本多君之墓。而叙其故於背。又係短辭曰。噫偉矣。何數竒。維有子天錫之。弗自受。祉則貽。迹不沒。劉諸碑。

星臯先生墓碣銘

星臯先生以六十一歲之冬十月。朏歿。寔爲文化八年。重光協洽矣。先生諱定允。字子允。鷹見氏。江都人。世爲太原侯老。自乃祖子方君。以藝學著。而先生能繼序弗墜。既壯。志在經世。不屑訓詁章句。胸次恢恢爾。雍雍爾。不爲小廉曲謹。以媚世。至於愛人才。趨緩急。若聲色疾痛然。蓋性也。中歲坐廢。寓迹詩酒。若將終身焉。至寬政中。侯再起。君復職。於是慨然。又圖報效。夙夜密勿。十有餘年。嚮用未

艾而天不憖遺。嗚呼命哉。先後娶太田氏山村氏。皆先歿。得十男三女。而除男四女一。餘盡殤。第八子定美嗣。先塋在城東北淺草松源寺之原。及其葬也。孤子暨門人擁護靈柩。往窆焉。既閱數月。孤子來謁曰。子從吾先子游。人之識先子也者。孰若子。子其銘之。余曰。善。如子之言也。識先生之久且深。誠莫吾如焉。雖然。銘墓非古也。古也墓而不墳。况乎有銘乎。無以則有一焉。昔者有爲先生肖像者。而余頌之。先生莞爾曰。雖銘諸墓。可言猶在耳。

夫頌也者。容也。銘也者。名也。猶類也。尚迪先生之言乎哉。孤子替頌而拜曰。子辱以古道處吾先子也。而使美也亦獲自致。美也敢不敬從。請子遂賜之。乃書其辭曰。乃祖爽鳩。貽謀昌矣。碩人承緒。邦家望矣。維星之臯。仰顒顒矣。仆而復興。報由衷矣。廼去其蠹。拔其良矣。愛才如溺。恤如恫矣。其寬非縱。和非同矣。况乎奕葉。芸播香矣。灑落風月。霽而光矣。誰弗厥角。儼其容矣。文化九年壬申三月下澣。佐藤坦製文。竹村黃書丹。

佐久間熊水墓銘

國初時風氣淳。厯人心重厚。苟以儒自命者。皆尊信程朱。志在躬行。至享保間。漢唐之學行於世。才子輩出。各以詞藝相競。近時則又一變。外托洛閩之名。內媒進取之私者有之。創為新奇之說。強辯取異者有之。不特宋學之乏其人。而主漢唐者亦難得矣。嗚呼。不重為世道慨焉乎。其間有一二遺老。恪守舊風。則所謂空谷足音。聞其跫然而喜。如熊水翁者。其人也。翁諱欽。字子文。佐久間氏。熊水

其號一號東里。稱英二。奧之守山邑人。牛角好學。即有四方之志。負笈薄游常毛間。遂來江都。從仙臺文學源子敬。及伯父東海翁。講明馬鄭諸家經說。文詩則祖禰。歷下瑯琊。又與一時名家伊藤萬年。中根君美。杉子孝。以詞藝作合。翁為人真率。不脩邊幅。其志嘒嘒然。蓋以經濟自負。而其風貌古朴。類乎濶事情者。臯皮說經。幾四十年。雖有貴戚封侯。見招而辭不卑。弊不厚。不肯徃見之。其志操之蠲然。古風之醇然如此。較之今之阿世求售。釣

名弋利。有儒名而無儒行者。豈翅霄壤而已哉。屈
文化十四年丁丑之秋感疫。匝月不痊。以建亥月
念五日終於江都下谷之廬。嗚呼哀哉。距寶曆紀
元辛未四月八日之生。蓋六十七年矣。遺孤及弟
子議敦其斂事。藏魄於叡麓。養玉精舍。塋苑。翁之
先出自常陸大椽國香。後有遷於奧者。世爲守山
里正。考諱重鄉。妣八牧氏。翁其長子。叔名成章。承
考後。翁則別以儒成家。細君細谷氏。無子。畜妾得
男女各一。男名義胤。余之妻爲中根君美女。嘗以

翁爲假父。官事於內。遂歸於余。細谷氏之姪孫
昆季亦從余游。則墓文之任。固在於余矣。況於翁
之歿。不禁今昔之感。尤可以無一言之銘之乎。勒
曰。維此耆德。古之遺直。天乎罔極。何奪之棘。人誰
不盡。來救匍匐。廼卜兆域。于叡之側。有石維嶷。過
之者式。風霜雖蝕。名則不泐。

如蠖上人碑銘

如蠖師良雄字浩然。俗橋口氏。別號穆如。薩之川
內隈城人。橋口氏世爲藩望。旗師生而異常。童胤

即喜浮屠。年甫九歲。自投於興全寺。受戒祝髮。既長。有慧解。最善聲明。爲其徒所推。又好臨池。慕董太史。嘗得董書金剛經真蹟學之。有所悟入。興全寺係洛之智積院法籍。故其在洛者數年。時與諸名緇碩匠相往來。暇日則臨撫不倦。盡太史而遡南宮。益有所得云。至文化丙寅。奉僧正順公之教。出住下毛。出流山。留錫凡六年。一旦謂其徒曰。吾道三界無家。樹下石上亦不留宿。何以是方袍伽藍爲。乃飄然掛錫去。流寓於四方。修道之餘。亦惟

以筆翰自娛。人每持箋楮來索。意適即一揮快掃。如風雨歛至。數十百葉尚不輟。或有貴戚豪族。寘錢貨以要之。則傲然冷笑曰。我指頭拈出。皆清淨蓮華。阿堵物可污乎。遂掉頭去。是以人倍珍其蹟矣。文化乙亥之秋。遊上毛。受病苦。自知其不起。斷藥餌以俟化。遺言曰。葬則勿擇火土。墓則勿論崇卑。屈重陽翼晡刻。溘然傾逝。現七十年歸骨於出流山。立石塋。婆表之。師性恬澹。寡欲。敝衣菲食。無所厭斁。而其與人交。亦不立崖岸。爲薩老侯榮翁

公所雅重。屢欲室而棲之。辭不受。及其化也。學書徒之在佐野者。追慕不已。欲別樹一碑以傳之。懇求余爲文。余曰。密家之傳。以海公爲祖。而海公又以書名。今殆乎。一千年傳其學者。寔繁有徒。而至於書則未聞有海公其人。乃今得善書如師者。謂之今之海公。亦可。乃爲之銘曰。出流之山。寄茲窀穸乎。而藻翰安存。喟頌亦寂乎。而聞乎鬢髮。松籟來瀉乎。而覩乎恍惚。山鳥留迹乎。而文政四年。歲在辛巳。六月嘉祥日。江都暖山人佐藤坦爲文集。

董字摹勒。

亡友間大業碑銘叙

友人浪速間大業亡矣。孤子盛德厚棺斂之。葬諸府南茶磨山之麓。既立石以表之。今復欲勒履歷於碑。以不朽之也。乃郵寄其狀。介余請銘於祭酒述齋林公。且俾余叙之。余於君契殆三十年。其履歷亦畧在胸臆。乃爲叙曰。君諱重富。間氏。號長涯。晚自號耕雲主人。大業其字。間氏之祖出於淡海。蒲生氏元。和中有遷津國西成郡鷺島莊者。寬永

之初來家浪速。業典舖迨君凡六世。襲稱十一屋五郎兵衛。考諱重光。妣中野氏有七男一女。君其第六子。兄弟皆夭。君嗣。君幼容止凝重。嶷如成人。年甫十二。見渾天圖。反覆翫之。後數日。手自揉輪竹木。造一儀器。不少差。人皆驚。比十七八。學算法。既弱冠。始志星象之學。遍求古今曆書讀之。夙夜覃思。研鑽至寢食俱廢者數年。後知洋曆之爲精。不可易也。乃揣攻之。自洋曆之入於漢土。而依其法成書者。明崇禎已還有若干種。不如清乾隆所

定曆象考成後編之爲最精。君得之。益有所發。時有豐後人麻田剛立者。居浪速。以曆學聞。因執贄往見。剛立嘗有疑於緯星周天之數。後雖得其術。而未究其所以然。君乃闡天行方數諸曜歸一之理。錄以示之。剛立宿疑忽釋。嘆曰。窮理入微。海內惟有一間氏而已。蓋方數之說。既著在洋書。而其書當時猶未舶載。本邦固所未言。漢土亦無及此者。然剛立始能得其術。而其理則待君而發之。云。君嘗窺遠鏡加衡視心差之法。又其所製儀器不

下十數。而尤其有用者。曰垂搖球儀。曰測食定分儀。曰測食定方儀。常食工人於家。凡有所作。必面喻指畫。使無差繆。君於算數。亦著算法弧矢索隱一編。又考索尺度。辨其古今同異。皆出於曆學之緒餘。至寬政中。官有改曆之舉。七年乙卯。君見徵。赴江都。留在曆局。與其事焉。曆成。蒙優賞。賜白金及粟食宅地。許稱姓氏。及旅次。非常時佩刀。留府凡三年。賜休假。仍令在鄉測候。享和二年四月。奉旨赴長崎。查驗食限。且測量邊海。

里程。至文化紀元正月。日官高橋君東岡。歿。因復召君。東岡嘗奉命譯述西洋新法曆書。未成。嗣子觀巢續成之。而君亦與焉。留府六年。乞假暫歸。無幾而罹病。荏苒經年。遂歿於家。實文化丙子三月二十四日也。距生寶曆丙子三月八日。得六十年。蓋復其元命矣。君為人深沈有智。為人謀曲盡其心。鄉人每有事之難處。必來就君咨詢。君爲處之。中其肯綮。是以人益嚮往。又愛技能之士。有窮不能衣食者。則自減以資給之。使其屈於有成。

平生不屑屑乎貨殖。而產亦頗贍。以其儉有法也。及其病也。衆醫相議。盡術以救之。一家少長。親戚友朋。者護扶持。晝夜不懈。盛德則被髮灌頂。禱北辰。君乃曰。我不死。加劇。猶曰。我不死。其友或竊議曰。大業生平明於事幾。今有萬死無一生。猶自謂不死。豈至此而惑邪。盍告之以其所以不可諱。使其安命以終。衆然之。未發。君側聞之。召盛德曰。嗟。汝不知乎。安命。埃死。則在平素。數有消長。數盡身斃。是常事。何惑之有。但以諸友之救生百方。而吾

先自決。是無諸友也。我且以諸友之心爲心。欲受其誠耳。衆皆慚服。既而曰。吾無遺囑。後事惟聽兒新之所爲。遂瞑目。奄然歸乎。盡矣。嗚呼。哀哉。人之知君。皆以星曆而我之知君。不獨在於此而已也。痛又可勝言乎。妻田中氏。生三男七女。長重新。即盛德也。風度氣象。宛然克肖。祭酒林公賜銘。其辭曰。帝闢鴻濛。旋斡穹窿。終古無窮兮。羲和有作。曆象廼禘。萬世矩矱兮。今闢其秘。一寓諸器。理何深邃兮。舍短取長。求諸外洋。學何公平兮。頒布海內。

億兆咸賴績何弘大兮。况乎平素幽明通故。死生
知數兮。中有所得安命不惑。其誰可測兮。有升者
神化爲列星。炯焉其精兮。有降者魄。永歸幽窆。留
此珉石兮。文政五年龍集壬午閏正月朔丁丑。

島津退翁墓銘

田中藩醫島津退翁。歿嗣子伯洋介吉。益子貞。寄
其門人軒村世緝所狀。群行并幣。懇余經緯之。曰
君諱維敬。字士篤。島津族。退翁其號。駿河沼津人。
島津氏之先。出於源判官豐後守諱忠久。因其生

以爲氏。歷十餘世。至諱維義。始業醫。考諱義。貧字
道一。妣金指氏。君生而穎悟。比三四歲。了了解事。
鄉曲以神童目之。不幸蚤喪怙。獨與母居。母氏賢。
其撫育教誨。蓋無所不至。而君亦至性。能以母氏
之心爲心。未嘗有少忤。鄉有耆宿。曰河合鄰山。君
事之。洊肄經業。昕夕孜孜。弗懈。叔父玄仲家多儲
書。君又就涉覽。叔父亦督課勸勉。視之猶子。明和
中。韓使東聘。宿三島驛。君時年弱冠。請與韓客唱
酬。韓客嘆賞其才。於是名始著。無幾。來江都。學醫。

於廣壽院多紀君之門。從遊有年。既歸。鄉人之來乞治者。屢常盈戶外。其於醫學。固執長沙之遺規。時出入於思邈。王燾。而餘子益蔑如也。既而一旦有悟。謂儒者之學。百家之宗也。苟其道之未明。則醫理亦有所不達。乃棄已成之業。復來都。投於松崎。觀海肆力。窮經閱幾年。若有所得。而後推諸醫理。亦無不吻合。於是辭去。再就舊業。頃之。遠近病客。群然輻湊。果能起廢愈痼。而四方來學者。亦陸續不絕。君居家禮讓秩然。師弟之間。嚴如朝儀。闔

鄉服之。至寬政中。田中侯聞其名。聘之。君幡然起。就仕籍。以醫員兼文職。侯屢召對。一藩矜式之。居數年。謝病歸。遂不出。壽以文政元年戊寅七月二十日。盡享七十五齡。卜風水於鄉之妙覺寺後山。葬之。門人執紼者。蓋百有餘人。遠近來吊。不知其數。君娶山崎氏。得一丈夫子。義翼。字文鳳。承疇業。先歿。因養石川氏之子為後。即伯洋也。名維峻。江都一齋子。題銘曰。東海之山兮。高不可陟兮。東海之水兮。深不可測兮。誰能似之兮。維君之術兮。術

原乎道兮。濟生不億兮。乃巍其功兮。乃淵其德兮。
小出孺人淺羽氏墓誌銘
小出孺人之歿。以文政辛巳之臘月十七日。其葬
在於郭外牛籠蓮光蘭若之域。隙畧一駟。阡草已
宿。可無碑以表之乎。乃掇其行曰。孺人淺羽氏。諱
惠知。留守騎士諱共常之第四女。年二十一。嬪於
小出君諱照方。小出君崛起行間。歷爲郡官。著績
終於二城留守。其居宅劇者十有餘年。不暇顧念
家事。孺人能上事舅姑。下鞠子女。重禮節。守儉素。

亡論裁縫中饋之勤。乃至財用出入。一切瑣事。亦
躬親之。使夫君之得無所累。一意官政。寔其助爲
多。姑林氏齡踰七旬。有脚疾。不耐起步。寢興必待
於孺人。孺人常能左右扶持。以至膳飲衣服之調
度。亦皆盡其心。不啻若保嬰孩。以終始之。其教子
尤有方。始知讀書潤字。爲擇名師從游。稍長。課業
或荒。輒亟督之。猶不可。則自責其身曰。姬何物邪。
生游惰兒。泣數行下。諸子皆感悟。弗復懈。其學射
騎。刀槊。方冬月。每晨趨演場。孺人必夜起。自吹火。

煮鱸以食之。未嘗委勞於僮媵。其勸勉誠切如此。孺人稟資端靖。不好戲謔。不喜華奢。諸珍玩器什。綺綉靡曼物。一切屏之。弗御。生丈夫三人。長曰寬。如家督。次曰幸。綽。冒竹內氏。次曰廣。胖。冒小笠原氏。皆良士。一媛。仕在。西關。孫男女蓋十有餘人。孺人誕於寬。延己巳之十月二十二日。齡七十三。以終。天壽云。屬者小笠原君以其狀來。致伯氏之意。屬銘於坦。受而讀之。曰。有是哉。坦固意先尊人之業。必有所助也。今果然。坦固意君昆季之良。必

有所自也。今果然。嗚呼。若孺人者。於婦道母儀。兩無愧者歟。不可不銘也。係曰。喬木之鬱以茂兮。不資其土之滋邪。嘉苗之秀而實兮。不繇其田之肥邪。猗歟。坤德之厚兮。其肥而滋者。非君而誰邪。

原公道墓銘

原君公道。春秋四十有七。以文政庚辰之三月十九日。不祿。孤子處仁。能以禮治葬。送柩於幕北駒籠洞泉禪寺。附諸祖塋矣。屬者來索銘於墓。以狀從。案狀。原氏之先。出自甲斐武田氏。將校美濃守。

原虎胤。武田氏亡。子孫轉徙。僑京畿。閱七世。有曰
諱瑜。字公瑤者。生而奇偉。博學多識。始起釋褐於
唐津藩。即今土井侯之先。初以醫仕。後任文學教
授。其學出於東涯伊藤氏。著書若干種。別成一家
言。稱曰雙溪先生。是爲公道之祖。有三子。長諱良
胤。字朴伯。先歿。次諱恭胤。字敬仲。嗣實公道之考
也。季光寬。殤。敬仲以多病故。丐脫仕籍。後來江都
再起奉仕。幕朝入步隊。亡何歿。公道齡弱冠。承
後入隊。母秋田氏。性嚴。人呼爲女丈夫。公道性亦

克肖母氏。幼從學北山山本氏。夙夜刻苦。恒以繼
述爲志。揭念祖二大字於齋楣。以自警。遂酬其志
云。當時隊侶。率皆汲汲乎一資半級。莫不干請於
權貴之門。而公道獨能澹然安分。不萌顛望之念。
每有餘暇。輒會徒講授。諄諄不倦。蓋其所得者多
矣。所著先哲叢談一書。嘗奉 旨 進呈。 準賜
銀鈔入榮之。祭酒林公聞其名。召見。又薦與史事。
既而病惱症惡。藥石弗及。遂至於不可諱。嗚呼傷
哉。君諱善。號念齋。稱三右衛門。公道其字。室重田

氏產一女。殤。養志。賀氏之子名擇爲嗣。即處仁。及君之歿也。其家多難。取裁於隊長。不能決。處仁遂致仕。屏居於台陰根岸村。蓋有所蒞也。噫。嘻。人世不易可測。處仁今日之艱苦。安知其不爲他日榮達之地乎。盛者必衰。替者復隆。天道之常也。處仁有英氣。毅然不屈下人。吾知其必將不終於此也。况乎其家積善。後先相承。若此。則卒不有重望於餘慶也。邪。銘曰。雙溪開先。念齋承後。祖武孫繩。隔世授受。勿論隆替。勿問歿壽。著書盈函。貽諸悠久。

貞珉或毀。立言不朽。

伊能東河墓碣銘

君諱忠敬。字子齊。伊能氏。號東河。稱三郎。右衛門。晚稱勘解由。北總香取郡佐原村人。原姓神保氏。南總武射郡小堤村神保貞恒之第三子。出冒伊能氏。伊能氏世爲閭右旗。大同中有諱景能者。知北總香取郡。大須賀莊。居伊能村。因以氏焉。子孫蟬聯。占其地。至永祿中。有諱景久者。始徙佐原。天正中。爲居民。開肆。廛貿易。實君九世祖也。高祖諱

景利曾祖諱昌雄。祖諱景慶。考諱長由。無胤。其配神保氏。君之從祖姑也。因以君為嗣。長由蚤歿。產頗荒。君既來嗣。慨然以幹蠱為志。昕夕黽勉。守儉素。去奢靡。家眾百口。以躬率先。產稍稍復。天明三年。關東大饑。君為發私儲。賑貸閭里。施及旁近。村落多所全活。六年。又饑。調之如初。君嘗好星曆之學。其欲肆力從事也久矣。以家道未復。故因循數年。至寬政六年。決然委產於子景敬。身獨來都。僑居。徧訪曆家。舉疑義而叩問之。竟未釋然。及見高

橋君東岡。始聞西洋曆法。理精數密。超越諸家。於是宿疑渙然冰釋。遂棄舊學。學之多所發明。東岡之門。蓋不乏於人。而推步測量之精。則獨推君云。寬政十二年。庚申閏四月。官命君測量北陸道。及蝦夷地方。東南沿海。以定地度。明年正月。官賜君父子銀各十錠。許姓刀。賞其天明年內。兩救窮餓也。享和元年三月。命測量伊豆。相模。二總。常陸。奧。沿海。六月。又命測量出羽。三越。佐渡。能登。駿河。遠江。參河。尾張。沿海。至文化紀元。

集地方各圖爲一圖。進呈。其九月。賞賜廩米。擢爲散手。屬日官。既而又命測量山陽山陰西海南海四道。壹岐對馬官道。及沿海十二年。又命測量伊豆七島。及箱根湖。尋測量江都府內。十四年四月。府內圖成。進呈。自寬政庚申至此。閱十八年。五畿七道。遐陬僻壤。無地不涉。盡測量而圖記之。後復有命。修定寓內輿地全圖。及度數譜。行程記。至文政元年。齡七十又四。疾疢。其四月十三日。亟殆不起。至四年七月。輿地全圖。及譜記。

成進呈。以其九月四日歿。官追賞其功。厚賚孫忠誨。以旌之。君稟賦朴直。精力過絕於人。齡踰七旬。鬢霜皤然。被肩。而其意氣蓬勃。如少壯人。每測量。命下。輒喜見顏色。不日而發。乃躬歷險阻。凌海濤。奔走數十里。風雨寒暑。未嘗少沮喪。噫嘻。何其氣之豪而事之勤也哉。所著有國郡晝夜時刻對數表。紀源術。并用法。求割圓八線法。割圓八線表。紀源法。地球測遠術。問答。凡若干卷。藏存於家。君先閨長由之女。繼配桑原氏。皆先焉。得

三男二女。昆季並殤。仲子景敬家督。亦蚤世。孫忠
誨承重。墓在淺草源空寺東岡。君之塋側。以遺託
也。君嘗俾忠誨從余游。忠誨才敏。箕業行將有望。
乃者。件繫其世系履歷。丐余撰墓門之銘。嗚呼。余
文豈足以不朽君哉。雖然。其請惓惓矣。不可不徇
也。乃歷叙之。係以銘四章。俾大書而深刻之。其一
曰。叩天之閻。極地之輿。瘴烟毒霧。不能爲瘳。祁寒
暑雨。不能爲齋。乃如之人。罕見其儔。其二曰。維昔
夏后。跡遍四陲。泥橈山楫。手胼足胝。八年于外。思

日孜孜。百世之下。維君似之。其三曰。樹表亘線。縱
橫步算。遠邇廣袤。靡或毫舛。保章分野。何牖而繆。
樞星定度。孔彰且亶。其四曰。閱十八年。行數千里。
一氣仡然。未曾委靡。老而益壯。斃而後已。績勒于
世。銘惡乎泯。文政五年壬午。嘉平月下。澣江都佐
藤坦造。

一齋成瀨府君墓表

代

因幡守成瀨君謂余曰。曩者。正定在職於大阪府
也。訪七世祖墓於府之佛照寺。墓惟一没字碑。草

深苦厚心甚惻焉。今復承任長崎。往返猶獲年一
展謁。因思不及今而表之。則後世或無以徵也。請
子爲叙述其履歷。吾將勒之石以示於後。余乃案
家乘曰。君諱正一。號一齋。稱吉右衛門。系出自二
條藤公諱良基。其後有居參州成瀨鄉者。因氏焉。
至諱基直者。始仕我。芳樹公遂爲世臣。又六傳
諱正賴者。有四男子。伯諱正義。仲乃君也。兄弟並
以材武聞。三方原之役。我師不利。伯氏遣君迎
護。神祖脫危急。姊川長篠諸戰。君皆從有功。君

少時寄食甲州。諳武田氏軍事。因每與甲接戰。必
令君督事。及甲陷。士民多歸於我。蓋君有力焉。
甲人既歸順。以平岩親吉爲郡代。君及日下部定
好爲奉行。新布號令。君乃獲武田氏軍國圖籍。獻
之。是爲鉅功矣。我之有關左也。亦命君定其
政令。關原之役。從台德大君爲旗奉行。事平。擢
伏見城留守。兼知江州數郡。元和元年。特旨權
守龜山城。蓋欲遂以封焉。君辭曰。臣老矣。無能爲
也。且臣子弟不肖。並濫國恩。常懼弗能負荷。以

貽累於老臣也。必蒙寵賚。則黃金足以養餘生矣。神祖因賜黃金若干。以成其志。至神祖厭代。君乃薙髮。不復干人事。以元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沒。享壽八十三。君有五男三女。長正成。爲尾藩宰。次吉正。仕加藩。次正武。別賜俸。次正芳。襲祿爲嗣。次正則。又仕於尾。女一適日下部氏。一都築氏。一金丸氏。余謂維昔逐鹿日。尋干戈。當此之時。佐命之勲。豈乏其人。然惟有攻城野戰而已。至於一齋君。文武濟美。是豈易得乎。且夫武弁之

士爭功覬封。固其常也。獨君深以盈滿爲戒。知足安分。以全其晚節。則求之千百人中。而不易得者矣。其墓湮廢之久。而待於今日。復表見焉。嗚呼。此雖由於因幡君追孝無已。而其不可磨滅者。不在於一齋君也哉。余故掇其梗槩。俾傳焉。文化紀元甲子秋八月。

殤女希楚碑陰記

女希楚。江都佐藤坦大道第一女也。生八九月。能識天地日月山川風雲等字。六齡失恃。依公婆鞠

焉。祖公教之寫字。公婆教之裁縫。皆頗能解。余嘗病女子之識字。易生矜慢。故未課讀書。一日女竊請祖公受大學。尋又受小學。女誡諸書。句讀不錯一字。蓋天性也。文化丙寅正月。天瘡騁虐。都下殆莫一兒能免者。而女亦感染。毒厚。遂以其二十日見奪。痛可勝言。乎齡八歲。附於母氏。如蘭掩粧處。女痘前數日。漫爲俳詞。曰。母業諾合納。帙利德莫葛活兒。有吾白割捺。自畫梅大小數牋。題以詞。分之諸妹及僮婢。初以爲偶然也。既革。梅花墜零。過

半。蓋似爲識者。余不勝慘然。因爲作國風三十一言以哀之。詞曰。副府麥理失。盒詩帖挪牟。末或豁割納。庫木撒粟富。阿辣軾押子。一諾有赴。曼舌是歲蠶月。父坦技淚記。

先府君行狀

先子諱信。由字壹卿。佐藤氏。號文永。稱勘平。初稱清太郎。其先世居奧之信夫郡。自伊賀守諱公。清始稱佐藤氏。歷十餘世。有仕斯波氏者。至六左衛門尉諱清信。斯波氏亡。歸於織田氏。爲美濃銳尾

城主。食武儀郡五千貫地。長子諱秀方。襲稱六左衛門尉。後改隱岐守。時右府總見公精簡驍勇四十名。分爲二隊。背纒以黃紅色標別。秀方爲黃隊之一次子。新九郎。諱信清。材武不讓伯氏。別食五百貫地。右府之父。彈正忠君。諱信秀。嘗賞其功。賜諱字。因以名焉。子孫皆以信字。冒名昉於此。實先子六世之祖也。五世祖諱信家。稱新右衛門尉。高祖諱信定。稱久兵衛尉。方織田氏之微。委質於備中松山城主。備中守池田君諱長吉。配谷田氏。曾

祖諱信廣。稱武兵衛尉。迨池田氏無嗣。絕寓於同族。修理君諱長信。先配矢野氏。後配栗山氏。有三子。長諱信之。稱九郎衛門尉。無後。次諱信安。稱久兵衛尉。今絕血胤。季諱廣義。稱勘平。號周軒。晚號塵也。即先子祖考也。爲人嚴毅。廉直。幼好學。求師於四方。時有後藤松軒者。稱理學精詣。周軒執贄事之。從遊有年。今之巖村侯曾祖。兵庫頭松平君諱乘紀。時爲小室侯。篤信松軒之學。因欲得其弟子。有學行者而臣之。松軒乃薦周軒。寶元祿七年。

之冬也。初以儒仕。後爲世子傅。世子立。是爲能登
守君諱秉賢。信任彌隆。歷職陞家老。革舊弊。創新
政。封內稱治。年七十七。致仕。亡幾終。其學蓋本諸
誠敬。發爲事業。不屑文儒自命。所著有論孟諸經
參考若干卷。存於家。皆未定之書也。配井野氏。考
諱信全。稱治助。爲人簡率。和易。襲父職。妣荒木氏。
以享保十三年戊申。秋八月二日戌刻。生先子於
常盤門內邸舍。先子爲人慈仁。易直。幼好臨池技
師。佐佐木文山。年甫七歲。能作擘窠字。名頗播。列

侯貴戚。寄紙絹索字者。率無虛日。時有官醫丹羽
壽伴者。獲數幅。呈田安公。後經有德大君乙
覽云。又長崎譯人官梅氏。適在都。聞名持數十箋
來索。既歸。崎示諸吳客。吳客傳觀。皆謂妙齡善書。
唐山罕比。因贈字號石印六顆。水晶印色池一盞。
自官梅氏轉致。蓋亦係先子七八歲時事。迨齡十
四歲。登仕籍。入贄御。時友伴世子。共習文武藝業。
比弱冠。從南郭服部氏受學。服氏嘗題先子之樓
曰愛日。以其有至性也。延享三年。先子三十六歲

侯捐館舍。世子立。是爲能登守君諱乘。蓋頗見任。用寶曆十三年。居父之喪。哀毀過禮。服除。襲職秩。明和元年。以其通稱有所碍。將改。告侯。侯曰。孫與祖體。汝盍襲祖稱。以當羹牆。先子拜命之辱。遂襲稱。勤平常。追念祖德。以自勵云。至天明紀元。侯告老。今侯立。其四月二十八日。從新君謁於浚。明大君。先子歷仕三君。居老職數十年。方安。永天明之際。權貴弄柄。請託成風。一忤其意。禍且不測。而先子恒周旋於其間。鋪糟歆醕。回獲調停。以濟君

事。蓋其焦慮苦心。有人之所不能識者矣。至天明四年。以功加賜秩三十石。并原秩爲三百五十石。寬政五年正月。以其事母至孝。侯特賜絮袍一領。使贈之母氏。六年十二月。丁內艱。毀甚。七年七月。以病致仕。時年六十有八。適子信久襲職秩。自後優游養病。至八年二月。拉坦及一力。西遊京畿。迂途詣五瀨。過太和。淹留數日。又觀於攝播。凡畿內外名區勝蹟。無不探討。後數年。登信之淺間。又遊涉常毛間。晚年常以書畫局戲爲娛。時會老友數



輩。怡然談諧。不知是日之在桑榆也。至文化十一年甲戌六月。感時邪。荏苒綿悒。自知老病不可起。召會子孫及故人。叙永訣。精神不亂。又屬後事於不肖坦。以其七月二十一日未刻。終於西城下邸舍。享壽八十有七。葬城南淺部鄉深廣寺塋次。釋號曰義光院道譽德聲。文永居士。先子娶蔣田氏。生二男二女。長鷹之助。次即坦也。坦生在先子四十五之年。既乞養。同僚小菅氏之子信久爲嗣。以長女配之。及坦之生。信久又以坦爲義子。而信

久有子。名信義。坦讓不嗣。次女適田中氏。信久先亡。而信義嗣。襲世職。坦今有墓石之任。將假重於我林先生。得其文誌。諸泉壤以謀不朽。因記錄世系履歷。以備其採擇焉。文化十一年甲戌臘月念九日。男坦謹狀。

備中昌谷碩校字

年甲戌六月...
 不肖...
 愛日樓文...
 文少...
 因...
 今...
 文...
 中...
 文...

愛日樓文

...

